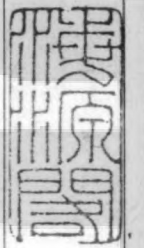








因話錄卷一



水部員外郎趙

璘撰

宮部

宮為君凡屬朝廷及
宮闈者皆入此部



玄宗柳婕妤

余之叔曾
老姑也

生延王玠

婕妤有學問
玄宗甚重之

肅宗

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
家關中貴族柳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
史齊物之妹也

柳氏內眷奕葉貴盛而人物盡高慶与文城
郡公皆北史有傳睦州刺史諱齊物尚書右

丞之子右丞諱範國史有傳少而俊邁風格特異能為江南折桂書生詠調精絕見媚於時自周隋已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倡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詣之悅焉嬌陳曰第有錦帳三十即奉事終身蓋將以斯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竒特竟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嘗聞嬌陳名訪之及召入宮涕泣稱痼疾

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聽其歸因語曰我聞柳家多賢子女何以稱內職者可言之嬌陳以睦州女弟對遂納之立媵好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閨門士行為官政績載於家傳此偶因嬌陳事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於殿之東梁玄宗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
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
玄宗密謂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
置之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於宮
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叅軍
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
優因使絳樂工是日遂為假官之長所謂椿者
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嚙眉不視上問

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
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
至尊之座果冤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
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
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公主
即柳

晟之
母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
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
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

得柝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

諱芳字伯存

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即以書急召之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召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今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州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叙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
維年月朔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

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謠奄違聖日上僊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沮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臣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券以國威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

任皇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勲高兼連姻帝室呼為大臣而
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戚尚父
二愛姬戎云南陽夫
人及李夫人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
助之功忿怒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
帛及簪環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
以送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曰
酒盡不須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

父為天子也我父嫌天子不作質調別有所
呼不言父公主

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

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

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

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

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

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妝飾稍

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
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
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
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
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
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語詰之對
曰某天室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鷓
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鷓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
爾今見羣鷓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勅盡收此輩
却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於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
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
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
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為承旨以聖人能上順
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於令李相
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異狀奏曰臣謹按月令
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

乃止由是吉甫不協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
監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尚
書武亦自廊坊監察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
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
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為汝揀得一長官
好否

伯父諱儉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
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
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
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
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
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
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真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
贓污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
群救之云是德輿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

弟犯賊若德輿在自犯賊朕且不赦况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與賞物令去又嘗觀鬪雞優人稱歎大好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溫聲色俱厲戶部崔侍郎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至孝况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援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

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
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
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為諫
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
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大僚安得居山野豈不
自合有官李無以對又將賜杜棕之子無逸衣
所司條列數目其衫色未奉進旨上久之言曰

我不可賜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難假其服色
但賜諸衣無衫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
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
雖直無益

時余任補闕在外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
璘時為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
大慶萬國來朝華夷願覩盛儀士庶固當胥悅
但竊聞關輔之內頻歲不登自冬已來降雪極

少尚須祈禱方輸聖慈臣見去歲之初權御宣
政從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禮全人心為便伏
乞且推此例停御舍元待至豐年却依舊典所
奠稱觴萬壽不銜元會之儀禮酌一時益表聖
明之美臣官忝諫列合陳管見疏奏之明日延
英聞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年御舍元殿事
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奏曰元年大慶正殿
稱賀亦是常儀况當無事之時陛下肆覲百辟
朝廷盛禮不可廢缺上曰近華州奏光火賊劫

下邳縣又關輔久無雨雪皆朕之憂焉豈謂之
無事須与他罷假如權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
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陽當虧遂罷之
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八人上
曰諫官但要職業修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
牛業趙璘輩三數人足矣使朕聞所未聞

因話錄卷二

商部

商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商部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勲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難已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是以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聖上恩之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

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煞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寮吁嘆者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姝兒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

諱芳字伯存

掌汾陽書記

時有高堂之慶王每因軍中大讌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板輿至

君外族趙氏
事具家傳

王降階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退常

謂柳君曰子儀早親戎事不盡奉養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寵踰分雖為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顧子儀之家使南陽夫人已下執爨子儀自捧饌具供養足矣而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往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崇樹公家陳設器用無不精備至於宴犒之事未嘗刻薄而居常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無日無之凡是禮物皆經

神慮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綰俱住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其後門內居台席者多矣

韓僕射臯為京北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俟申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公名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之罪在夏

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庶人錡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自黃門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慢授於僕人之手歸則躬置在卧內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

杜元穎宏詞登科鎮荆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宗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又數年昭公始薨公凡八在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唯不歷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壽考為中朝之首焉

柳僕射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

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親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親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

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親以付之公出自
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
方鎮居省闈又與繼舅革同時為觀察使妻父
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以爵位減卑下之敬
其行已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
出諸生相繼為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相
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

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
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
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
書亦無門第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
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
詹事馮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
大夫間罕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
後工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
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卿
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
不可勝書

泰章後六
為尚書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
宴飲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暑
月臨水以荷為盃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
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

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
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

日遂不召

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
少師固言性狷急為士大夫所非靖安少師事具

國史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
尚書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
腳跡門生前世未有

劉桂州栖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

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酤商販多繫名諸軍不
遵府縣法令以凌衣冠奪貧窶為事有罪即逃
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至有匿
軍中名目稱百姓者旬朔內坊市姦偷宿猾懾
氣屏跡余嘗與友生入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
啣友生驢過旁諸少年噪曰痴男子死日到敢
近衣冠耶人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汗懼不
敢為非而与屬吏言曾未傷氣不比責一官人
嘗謂府縣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

美景任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李司徒沂公鎮宣武戎事之際以琴書為娛自
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
中者棄之故所畜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
也性不喜俗間音聲唯二寵妓曰秀奴七皆
聰慧善琴兼箏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兵部
員外郎約沂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
玄機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
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

物不好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
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鉄一片擊之清越又
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
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与璘
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先君家行及
詩韻契分最深

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
雖不及見每聞長屬說其風格容儀真神仙也
又傳聞沂公徐夫人雖生三子中年於徐夫人

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後情好加重夫人情
性益善於初既得君於諸子之中寶愛懸隔天
人降調信不誣矣在官所得俸祿付與從子一
不問數惟給奉徐氏元氏二孀姨事禮厚元
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和農公既為傳此不復書
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席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
致一日庶人燕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
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
者踈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綠物裹腥

臙淀鹿培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對
父大廳也庶人天性惟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
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
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噐不倦曾奉使行至陝
州硤石縣東慶渠水清流旬日忘爇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
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
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在元和中詩韵不為新語
律體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輟

臣源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
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
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
食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吃生老病死時
至則行其噐抱知達皆此類

沈吏部傳師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
皆脂膏之地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
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

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見報施不妄公先人
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體裁精高雖宗
朝裴范亦不能過自此之後無有比者公繼世
為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
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
則一日悅暢啟儒嘗歛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
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
嚴事亦類此公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往賓客

至門值公方受杖責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
乘馬不避公於街中杖煞之及因對馭憲宗正
色詰公專煞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比臣
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將躍馬衝過此乃輕陛
下与法不獨侮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
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決不合奏上曰既
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
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因話錄卷二

因話錄卷三

商部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
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
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翱皇甫郎中湜馮
詹事是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為諸
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接引後學為務
楊公尤深於獎善偶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為
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文至精獎



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公武都公門下
時以為得人惜其命運堙厄不得在掄鑒之地
又元和已來詞翰兼奇者有柳三州宗元劉尚
書禹錫及楊公劉揚二公詞翰之外別精篇什
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
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
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窟言程
試者宗此三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
最多者蘇少常景澈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

以清標雅範為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
竝時亦士林之選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暮三
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
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庾
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
原軍李太師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
遺竟因李公之累堙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
談樂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耳與堂舅李信

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又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書証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余宗姪櫓應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豐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

子也時稱趙家出外甥敬氏先世亦出自河東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舊鄉籍載之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

代有姑之壻與姪之女壻謂之上下同門蓋况此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

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中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筍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倣就中尤長於章艸為時所寶湖湘已南童穉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

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誠明待物不妄

然諾士益附之

記錄此書後二年柳公方知舉

開成三年余忝判第考官刑部郎中紇干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居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勅頭孫河南穀先於

雁門公為丞

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贈封雁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底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

立殊勲為章武佐命其辭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事乎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相國令狐公彗自河陽徵入至闕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綠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之押公援筆判曰廐

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闔鄉常侍豈宜問馬

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咲後知之咸嘉歎倬生簡休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輦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

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貲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物勿使別為債息為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有堂弟浪跡好吹簫篋收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惜也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
申桑梓之禮於令令辭不敢玄佐歎恨久之先
是陳金帛數筐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
貴為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不忘本每觀玄佐視
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
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
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
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失臣
節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

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為將判官
此職例假緋衫銀魚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
漸衆久之有獻啓訴於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
落地變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沒益公覽之
而笑乃署他職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
龍盖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
以陸為氏及長聰俊多能學瞻詞逸談諧縱辨
盖東方曼倩之儔与余外祖戶曹府君

外族柳氏
外祖洪府

戶曹諱澹字中庸別有傳

交契深至外祖有牋事狀陸君所撰

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為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記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盃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

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筯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為遽遣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女子不至姻族聞之無不媿歎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梳粧勲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裴澥為陝府錄事參軍李沂公勉除長史充觀

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与之語
面約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凡三
召不至公極怒明晨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
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
容故超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
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
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使府
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敢同之沂公曰老夫過
矣請吾子歸所止澥既退沂公遽命駕訪之拜

請置在賓席澥之子充為太常寺太祝甚年少
時京師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儕
以例皆止中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
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
當出於人本設考課為獎勤勞則書其繫於官
秩若一以官高下為優劣則卿合書上考
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協律
合下考某等合嚙杖大卿咲且慙遂特書上考

澥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
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
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
列左右以迴避對曰縣尉官授官也不可以刺
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
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
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
體如此

柳元公喜張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
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從他日張言於

元公曰壽郎

則小僕射
之小字也

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

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正甫於公綽往
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
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為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
院知之或徵其出者數言之數四元公曰士有
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洒埽公綽買妾而使非
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於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
更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在洛城之東

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嘗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於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之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氏使婢傳語曰新姑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具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

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追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薨謚忠烈恢生宜豐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衛大將軍夙夙生雅州都督善義善義生左

國朝錄三
衛錄事參軍元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旻旻生揚
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
生一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
之風時裴延齡為戶部尚書恃恩奸佞與張滂
不叶金部惡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
自娛識者甚高之終於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
皆無祿早世無後唯次子東從事邑南有二子
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
柳君諱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韓文公少

時嘗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
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
謝唯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
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
霞留百縑以拯之或傳功曹為李林甫所召時
在禪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
桃樹賦以刺此蓋不与者所誣也功曹孝愛著
於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葬親豈有越禮之
事此事且下蕭公數等者不為余嘗聞外族長

老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禪制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於蕭君所居側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相之尊意謂功曹便於下馬處趨見功曹乃於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林甫怒其恃才敢與宰相敵禮竟不問後余見今丞相公崔公鉉說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聰明強記且得於其外族可為實錄

余座主隴西公為臺丞奏今孔尚書溫丞相徐公商為監察御史及孔為中丞隴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為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為盛事亦可太息於官途也

唐尚書持太和六年尉渭南為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為京兆尹將記親知間等第

時

重十人內為等第

召公從容兼命茶酒語及舉人則

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

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
前後莫比

時余偶在等第之選

權寔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
取者事發笞臀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
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
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
有不稟奉者况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
且是知抑豪強可以矜式後吏則挾臺之威恐
赫百姓杖背全命猶為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
張之親友為求馬價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署
文字者權獨先署謂眾曰某向不與張君熟且
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行
且一緡何足為輕重若使小生薦所不知之人
實不從眾署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
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
教受道錄於吳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

名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
佐使府後高卧廬山

察之長子潏好道不仕次子克進士及第六
尚玄靈矣

因話錄卷三



